

辨證奇聞卷七

太醫院院使鏡湖氏錢

松著

瘧瘧門

一感濕熱之氣忽又傷風口噤不能言項背幾幾痲痺
 角弓反張人以爲太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陽之瘧病乎
 夫瘧病亦有三陽三陰之殊亦能傳瘧與傷寒之症無異
 但傷寒單傷於風而瘧病則合濕熱而成之也似乎治傷
 寒可單治風而無熱而瘧病宜兼治濕熱而不易也誰知
 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一邪相犯已是正氣之虧况三邪之
 同犯乎補正以祛邪治瘧無難速愈或謂一邪相犯尙須



祛邪爲先三邪并犯則邪氣瀰疇非用祛邪之藥安能濟
哉不知一邪之犯其力專衆邪之犯其勢散力專者宜
勢散者可補於補之中而行其攻之之法又何不濟之有
無如其症同於傷寒而不敢驟用補也所以殺本有知可
補之法而分症以治之實易易也如此症見太陽之微不
可徑治太陽之邪而宜補太陽之正太陽之正氣旺而風
濕熱之邪不必治而自散矣方用五苓散加減治之一白
朮一兩 茯苓一兩 澤泄三升 猪苓一升 羌活五分 桂枝三
分水煎服一劑而角弓反張之疾定二劑而口不噤脚不
攣急也三劑而諸症盡痊五苓散專利膀胱之水也三邪

之中至難治者濕耳先利其濕則火隨水泄而風邪無
矣故少用羌活桂枝以祛風則風自易解雖然五苓散
非單利濕之藥也其白朮茯苓原能健脾生胃今多加之
爲君則補重而利輕所以能建功之速倘少少用之則政
多於補亦何益哉此白朮茯苓之妙於多用也人不可不
知耳

一感濕熱之氣又感風邪頸項強直一目或左右視手足
攣擗人以爲少陽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陽之瘕症乎夫少
陽居於半表半裏之間其熱將欲入肝也而其意猶欲留
於陽明故三邪同感而目所以左右視以審量於二者之

間耳手足搐搦者風性動面濕性靜兩相違背風欲動而濕挽之濕欲靜而風激之而熱邪又從中冲擊此搐搦之所以起也搐搦不已又風引而上行於是頸項不利而氣留中遂至強直而不搖矣治之之法必須和少陽之氣而少用散邪之品易於解紛也方用小柴胡加減治之柴胡一各白芍五各當歸三各茯苓五各黃芩一各甘草一各水煎服一劑而病減再劑而病全愈小柴胡湯和少陽之聖藥也今又加白芍當歸以補其肝中之氣使肝旺而邪不敢遁於肝加茯苓五錢以健胃而利濕則邪不敢回於胃而茯苓且同柴芩以祛風也



膀胱尤易下走此又法之至神者也安得不速愈哉

一感濕熱之氣復感風邪手足牽引肉攣胸脹低頭視不

肘膝相搆人以爲陽明之傷寒也誰知是陽明之痲症乎

夫陽明胃干也風入於胃必變爲熱况又原感熱氣則熱

以濟熱宜至發汗亡陽而何以肉攣胸脹而不發狂手足

牽引而不出汗反低頭視下而無登高而呼之症肘膝相

搆而無棄衣而走之疴正以濕邪之濕之也蓋陽明之火

最惡者燥耳今有濕氣在胃雖侮胃中之土而亦益胃中

之燥卽發汗而不至亡陽發狂之禍也世人不知治法妄

用風藥以散其表遂至汗出而不可止仲景張夫子曾用

大承氣湯以下其邪然而脾旺者尚不致損傷脾氣否則

下之陰液有意外之虞也然則風濕熱既同人於胃中

將何以解之治之法不可不治胃而又不可傷胃也方用

全陰救胃湯 玄參 五錢 茯苓 五錢 桃仁 一錢 葛根 一錢

人參 一錢 麥冬 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病半痊二劑而病

愈方中之妙妙在資胃中之陰而不損其胃中之氣玄參

以去熱葛根以去風茯苓以去濕三邪皆去而又得人參

以生胃麥冬以生肺則桃仁不亦可以已乎不知桃仁最

動之味三邪并入於胃中幸免有彼此觀望之意况補藥

朝服藥後得而後入其之藥可知加入桃仁性急之物



補既不滯而攻亦不緩始能相濟以有成也

一感濕熱之氣復感風邪發熱腹痛肌肉顫動四肢堅急

人以為太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太陰之痙症乎太陰者脾

經也脾土濕土也濕土何禁濕邪之再犯乎濕本於脾最

難分消濕邪去而濕之根尚在一再感濕仍如前濕之病

矣况又加熱以散其炎蒸又加風以生其波浪自然中州

反亂而四境騷然堅急之勢成顫動之形兆倘用安土之

品則土旺無泛濫之虞水乾而無筋勃之氣風即欲作崇

而平成既奏亦可以解慍矣無如世人不知治法動輒言

下詎識下多亡陰無陰以灌注於五臟七腑而胸腹手足

并置方劑

又何所資以爲養哉勢必堅急顛動而更甚甚有亡陰而

死者不可不慎也方用安土散 白朮 二兩 茯苓 五錢 東

前子 三錢 薏苡仁 五錢 赤小豆 一錢 通草 一錢 柴胡 五分

石斛 三錢 水煎服此方以利水之藥爲君而仍是健脾之

藥蓋土旺自能制水况又有以利之乎此症原是濕邪之

難治單去攻濕而風與熱邪自易吹散所謂攻邪必攻其

堅也譬如大敵在前滿山遍野俱是賊黨試從何處攻取

倘止從偏傍掠陣則賊且拔全營俱來盡加死閉必至敗

而不可若竟攻其中堅突圍直入鴻溝巨壑則餘氣不戰而

自遜瘴病之重治濕邪亦正此意可借敵而作鑒也



感濕熱又且感風遂成痲癩身踈足彎不能俛仰以
爲少陰之傷寒也誰知是少陰之瘧病乎夫少陰者足
陰腎也腎宜熱而不宜寒宜濕而不宜燥何以瘧病有寒
有熱而反成痲癩踈彎不能俛仰之症耶不知腎最惡風
腎喜熱者喜真火之生非喜邪火之尅也喜真水之養非
喜邪水之傷也蓋邪火助燥邪水增濕耳既有二邪入於
腎中腎已有尻以代踵脊以代頭之病况又益之以風安
能無痲癩踈彎之苦又何以俛仰哉然則治之法仍須治
濕熱而少佐之以祛風爲得也方用助腎辟邪丹 茯苓
五錢 薏仁 五錢 防己 一錢 薺菜草 一錢 玄參 三錢 水煎服



此方用防已以治腎中之風用薏苡茯苓以去腎中之濕
用玄參菴蓂草以治腎中之熱是風熱濕三者均治何病
之不可去哉夫腎宜補而不宜瀉今去風去濕去熱得非
瀉腎之藥乎然而薏苡茯苓雖利濕而不損其陰防已雖
去風而不傷其氣玄參菴蓂雖去火而不滅其光非瀉腎
而仍是補腎乎倘單瀉而不補烏能奏功之神哉

一感濕熱而又感風邪厥逆下利舌卷囊縮背曲肩垂頭
似扳腰似折手足俱令其腹脹大人以爲厥陰之傷寒也
誰知是厥陰之瘧症乎夫風濕熱三合而成瘧邪傳入厥
陰乃入肝木之經也其勢更急世人不知誤發其肝必致

動濕濕雖陰類然是外受之陰邪非肝中之真血也所動
之陽奔於濕中爲濕所沒必至亡陽蓋脫出之陽本急癢
親上而飛騰不啻如龍之出谷其體輕矯而不可止過令
爲濕所滯留則如蛇行匍匐儘力奔越而究難飛去也故
此等癢病皆誤肝而成之也治之法又不可拘於散邪而
仍須補正補正奈何亦救其亡陽而亟使其回陽耳雖然
陽之所以亡者終由於陰虛之不能攝陽故補陽必須補
其陰而補厥陰之陰仍從少陰腎經以補之也治之方用
回陰散癢湯 色戟天 五錢 茯苓 一兩 山藥 五錢 防丰 五
分 炒梔子 一錢 白芍 五錢 當歸 三錢 白朮 一兩 甘草 一錢

水煎服此方補肝經之血而佐之去濕去風去火之味自
是正治之法而又補腎中之火益之巴戟天何居正補
陰之謂也蓋厥陰之水非少陰之水不生何必補腎中之
火詎知肝發亡陽陽氣盡從外泄腎中已無真火單用寒
涼以祛熱則脾胃不勝其寒矣巴戟天溫腎而又不至太
熱腎溫而陽回肝清而陰足陰陽和合內之正氣既固而
風熱濕之外邪不必攻而自破况原有攻之乎此有益無
損之治法千古未明今特表而出之

小兒頭搖手勁眼目上視身體發顫或吐而不瀉或瀉而

不吐人以爲驚風之抽掣也雖曰熱濕三者合之以



成痙乎小兒純陽原不宜虛然而多食瓜果濕留於內
久則變熱熱極則生風此風起於內而不來於外也世
一見小兒頭搖手勁等症毋論其虛實投以抱龍丸不效
改用牛黃丸又不效乃用金石腦射香窠之藥以開其竅
而鎮其驚無不立亡嗟嗟驚風二字自創立以來後小兒
者不啻數百萬矣無有一醫而闢其非者南冒喻嘉言頗
知其失大聲告戒而無如傳世既久一時不可轉移且嘉
言有論無方世亦不識治法鐸聞師言甚悉因暢論之而
且傳其方也小兒之易於成痙者因其骨脆皮薄不耐風
邪故邪一入腠理便入臟腑况小兒喜褻飲食飲食之中

又喜寒而不喜熱以致損傷脾胃而成吐瀉之症上吐下
 瀉則陰陽兩虧而平日所受之濕盡行越出濕出而熱
 臟腑之中無陰相養遂變成風象以惑人而人亦惑為其
 所惑但治風而不治正所以十人十死也故此等之症斷
 不可祛風一作風治去生便遠蓋其身中實實無風無風
 而妄用風藥以倍耗其損傷之氣安得不速其死哉然則
 治之法若何但補其脾胃而止其吐瀉則十人十生也方
 用救兒回生湯 人參 二錢 白朮 三錢 茯苓 一錢 砂仁 三
 粒 炒黑干姜 五分 山查 五粒 蘿蔔子 五分 車前子 一錢 厚
 朴 三分 神曲 三分 半夏 五分 煎服此方以十歲為準五歲



者減半一劑卽吐瀉止二劑卽抽掣定三劑卽全愈此
補中有利非一味呆補者可比調和於脾胃之內則陰陽
有既濟之歡自然無變動之害矣或曰補之是矣少加土
風散熱之藥未爲不可夫熱當夏令之時可少加黃連數
分以解其暑若值冬令非惟不可用寒涼之藥且當增入
辛熱之品蓋小兒吐瀉之後熱必變寒况加時令之嚴寒
乎是斷不可用寒涼也至於風藥毋論四時俱不可亂增
萬不得已少加柴胡二三分未爲大害也

一小兒吐瀉之後口噤不出聲手脚變急人以爲驚風之
搐搦也誰知是脾胃寒虛之瘕病乎小兒純陽先天腎氣

原自完固而無如其後天之斷喪也人生後天以脾胃為

主小兒喜餐生令末有不傷其後天者也後天既傷而

天亦損先後天一齊損傷自然變症紛紛吐瀉之後無津

液以潤腸胃腸胃既乏又有何氣以運動四肢乎此手足

彎急搐搦之所以現也脾胃虧損肝木必來相侮而脾胃

又苦無津液以供給肝木之取資則肝木大燥燥極生火

火極生風又其常也肺金見肝木之尅脾胃也欲出其清

蕭之令制肝以報土母之仇無奈脾胃土母為肝所傷則

土弱而金不能強力難制肝而反為肝之所凌而肺金畏

肝中之風火惟恐逼乾肺氣錯口結舌噤不敢出聲也然

則治之法可不急治肝以救脾胃之虧乎方用活兒湯

白芍三分 茯苓五分 人參二分 白朮三分 枝子三分 麥芽

三分 枳殼三分 半夏五分 甘草一分 神麩五分 水煎服

劑而膏急搐搦之症止二劑而口噤之聲出三劑全愈此

方平肝之氣以扶其脾胃之土脾胃之氣生而肺氣自旺

足以制肝又何風火之不息哉或謂肺弱不能制肝自宜

補肺不知用補肺之藥必用潤劑不又助脾胃之濕乎痊

病正苦濕也方中用茯苓之多乃去其濕也去濕而可用

濕乎故不若平肝以安肺而不可潤肺以害脾胃耳

一小兒偶感風邪發熱身顫手背反張人以爲驚風之角

弓反張也誰知是痙病中之寒邪乎蓋小兒氣血未純不
耐傷寒壯熱故一時昏沉非因風而動驚也故治小兒
傷寒斷不可與大人一例同治動用風藥以祛風邪固虛
入風治其虛則風自外出况止犯寒而不犯風如無風
也又何可祛風哉倘輕施祛風之藥則風門大開內風無
可散勢必損傷正氣正氣一傷則營衛無所蔽腠理不密
且將勾引外風深入內藏遂成不可救之症矣治之法補
其正氣而少加散邪之味寒既易解而臟腑不傷手到便
奏功也方用護子湯 人參 一介 扶苓 二介 白朮 二介 柴
胡五分 桂枝 一分 水煎服一劑而驚定不必再劑亦何方

法之神乎蓋小兒初傷風寒必先從太陽而入今用桂枝柴胡兩解其太陽少陽之邪則邪不敢遁入於陽明况有人參以固其脾胃之氣則邪尤不敢入於中宮又如白朮以利腰膈茯苓以通膀胱則邪從外入者即散即無外邪而柴胡以舒肝氣枝桂以煖脾胃之士正有利益之何損哉無如世人不知此等治法妄現驚風名色輕施發散鎮墜之味以至殺兒無算醫工不悟而病家未知皆委於天數而不責其悞誰知萬鬼啼號於夜臺哉深可痛者也吾願世人盡消滅驚風二字名目庶幾小兒之福乎否則江河日下又何有底止耶

一婦人新產之後忽然手足牽搐口眼喎斜頭搖項強甚則角弓反張人以爲產後驚風也誰知是亡血過多而成瘵乎產後舊血已虧新血未長血舍空虛風尤易入原不必戶外之賊風也卽一舉一動而風自内生覺兩腋之間陰寒逼人一不慎而風入之矣然風雖易入而風出亦易因虛而入風補虛而卽能出風也然而補虛之法從血以補之乎抑從氣以補之也血亡不能速生而氣怯實宜急補補其氣則血尤易生血生而風又何存乎故血舍驅風尙非正治之法別純用鎮驚之藥非下之石耶方用救產止瘵湯

人參五分 當歸 兩 川芎 三分 荆芥炒黑 一分

水煎服 劑而病輕二劑而又輕三劑全愈此方卽佛手
散之變大補其氣血之虛加之人參則氣更旺矣氣旺而
邪不敢敵况又有荆芥引血歸經之藥血旣歸經而邪又
何能獨留哉且荆芥原能祛邪但祛邪而不損正氣故可
兩用之以出奇耳倘不補氣血而惟事祛風則血舍更空
風將直入則立殺其婦矣可不慎哉

人有一時手足撻掣口眼歪張人以為中風之症也誰知
是瘧病之驟發乎夫中風病身必顛覆口必吐痰瘧病狀
如中風而身必不顛覆口中喉內必無痰涎之出入而有
水雞之聲也蓋中風無風風從內起瘧病則風從外人者

居多風從外入風自成威不必借重內痰之助所以但有
搯掣歪張之風象而絕無有洶湧秘塞之痰聲也若風自
內起者火動至風而來以助之也故中風無邪無外邪也
瘕病無邪無內邪也無外邪者不可治風無內邪者不可
不治風耳然而單治外而不治內則外風雖去而內風必
生是以祛風必須補正也方用補中益氣湯 人參一
白朮三 黃芪三 當歸三 柴胡三 升麻 四分 陳皮
一 甘草一 水煎服一劑而搯掣定再劑而歪張止三
劑不再發夫補中益氣湯補氣之藥非祛風之劑乃用之
以治瘕瘕之風反易發功者何故乎蓋氣虛則風易入也

補其氣則正旺足以祛邪方中用柴胡原能祛邪也少用
之於補藥之中則能提氣以衛正多用之於補藥之中則
能益氣以祛邪故用至二錢而風難再留矣何必更借重
他藥散風之多事哉世人但知參歸芪朮之多用以補正
絕不知柴胡多用之於參歸芪朮之中尤易祛邪余所以
特表而出之也

汗瀉畏風

人有大病之後無故而遍身汗且以爲常人以爲內熱
而發熱也誰知是陽氣之虛外泄而腠理不能自閉也大
病之後氣血大虧氣不能入於血之中血必至逼其氣於

膚之外使肺金清肅之令行則氣雖欲越出於皮毛而腠理未陳何能外泄惟大病之後必先損其肺肺先無自本之權又安能禁其氣之不固哉氣既不固而汗乃氣之所化也汗隨氣泄氣泄而魄汗淋漓遂至遍身無非汗出矣人至遍身出汗而又無內邪之散有不散盡真氣者乎似乎較亡陽之症相同然而亡陽之症身喪於頃刻而自汗之病不至遽殞於須臾其故何也蓋亡陽之症乃熱邪驅之也自汗之症乃陰虛促之也陽病暴而陰病緩陽暴難於救援而陰緩易於調劑治之法自當以補氣爲主而補氣之中兼以補陰則陰能攝陽汗不止而自止矣方用攝



陽湯 人參一兩 黃芪一兩 白芍五錢 麥冬五錢 北五味

一錢 山茱萸二錢 熟地一兩 水煎服二劑而汗少止四劑

而汗大止十劑全愈此方用參芪以大補其氣氣足則肺
今有養而皮毛自固又益之麥冬五味則肺金不特自足
以衛外而兼可以分潤於腎水猶恐汗出太多必損耗真
陰更加熟地山茱以益精使肺金不必又來下生腎水則
肺氣旺而皮毛益固矣尤妙增入白芍一味以收斂肝氣
則肝木自平使肺金無仇家之相逼則肺氣安然自能行
其清肅之氣清肅之令行而下輸於膀胱則上下之氣舒
而心中生液不來尅肺則肺金有權得以自主又安肯聽

汗之由出哉此扣陽之妙法也倘貧窮之人無力買參茸
忍視其死而不救前方之中倍加黃芪二三兩增入防手
分同前藥煎服功未嘗不同但必須多服數十劑又不
可不知

人身夢遺之後身體狼狽加之行役太勞或行房太甚
至盜汗淋漓人以爲腎氣之虛也誰知是心氣之熱乎夫
心腎兩相交者也心喜寒而不喜熱腎喜熱而不喜寒似
乎心腎之相違然而於相違之中未嘗不兩相合也腎固
夢遺之後自然精水之不足加之行役以勞其筋行房以
損其骨則內陰大虧又何能上濟於心乎心無腎水之濟



則心添其熱矣心熱而腎水更耗久則腎畏心之取濟堅
閉其腎宮而心欲下交於腎腎畏炎氣而不納熱不得下
仍返而入於心無柔心無液養而煩燥之念生然心君雖
無寧靜之氣而未嘗無專主之權徒然煩燥而相火尚不
敢顯荷君主以自越出於軀殼之外乘君王之假寐乃竊
其資重而潛移矣故盜汗之出與自汗之出實有不同自
汗者心不得而自主也盜汗者心尚能操其意耳此等之
汗必出在胸間者尤甚汗本熱也而越出軀殼之外則熱
變爲寒正因相火之熱乃虛火而非實火况乘心君之未
知而遽出非明自張胆者可比熱出爲寒正顯其陰之象

耳况心原無液何從而得汗平亦竊腎之餘津私自潛移

耳治之法瀉心中之熱仍宜補腎中之水腎水足則心

自清心火寧而心汗自止矣方用防盜止汗湯

錢 生棗仁 一兩 熟地 一兩 山茱萸 三錢 黃連 五分

錢 丹參 三錢 茯神 三錢 肉桂 五分 水煎服一劑而汗止

二劑而汗全愈此方心腎雙補之藥也心腎兩足自有離

而復合之勢尤妙黃連以清心肉桂以溫腎二味同用能

使心腎交於頃刻心腎既交則君心清明而相臣畏主何

敢竊國帑而偷用哉倘不補心腎而惟事於止汗也汗不

能止必且輕變重而重變危矣烏可輕用止澁之味乎



人有夜間發熱初時出汗星星後則漸多日久每夜竟出
大汗至五更而止人以爲陽虛盜汗也誰知是陰虛出汗
乎夫陰虛者腎虛也腎藏真陰陰宜秘藏何故發汗蓋腎
中之火動之陽而水非火不着腎火旺動似能生水何以
反致洩火水卽波宜從下出又何以走皮毛而旁出耶不
知腎火能生水者真火也真火喜靜而不喜動水靜則真
火生水之動則真火泄水矣生水則火能秘藏泄水則火
乃奔越故腎中之火動者仍腎中之水自動之故腎中之
水動者由於人之縱慾而耗泄其精也精泄過多則勞其
精矣精勞則水動水動而火亦動火動而水不足以濟之

也則火且陟水而騰出於本宮不從下走而乃隨其火生
而遊行欲經絡腠理之間遇毛竅而泄也初則偶爾遊
久則夜夜出汗陰氣愈虛愈虛則愈汗毛竅之細路
爲轉輸之大道矣然汗既易出宜無分於晝夜何以夜汗
而晝不汗耶得毋陰虛而陽未虛乎夫陰陽又兩相投
也未有陰虛而陽不虛者况汗亦陽之液安在見其非虛
不知陰陽各有道路行於陽之分則陰不敢奪陽之權行
於陰之分則陽不敢奪陰之柄夜間出汗實陰走於陰之
途至於五更則陰不敢入於陽之界故汗遇陽氣而自轉
非陰虛而陽不虛也治之法宜大補其陰而加之陽分之



藥以提陰出於陽分庶幾陰邁陽而止也方用補陰止深

湯 熟地 一兩 山萸肉 五錢 人參 一錢 白朮 三錢 地骨皮

一兩 沙參 三錢 北五味 一錢 桑葉 十片 水煎服二劑而汗

少止四劑而汗乃止十劑而汗不再出矣此方熟地山也

補精之物也地骨沙參補陰而更能消骨髓中之毒相用

味桑葉止汗之神劑人參白朮健脾開胃補氣之聖藥故

多用補陰之品則水足以制火少用補陽之味則扶陽

提陰陰陽水火既無偏勝之虞自無走泄之患又何必

固澁之牡膈欬汗之瞿麥哉

人有飲食之時頭頂至面與頸顙之間大汗淋漓每飯皆

汗登于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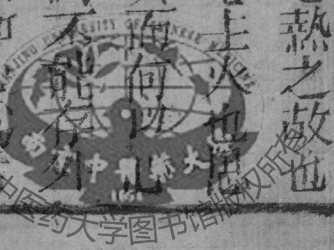


如此然身又無恙人以爲陽氣之旺也誰知是腎氣之盛
乎夫胃氣卽陽氣也胃旺則陽旺而分爲二者何但不知
陽旺者合三陽而言之胃旺者單舉胃一經而論之也胃
本屬土無水穀之入則胃氣安靜卽處饑餓之時其火暗
起亦不過在胃膈間而不能上至於頭頂惟得水穀之氣
填於陽明之經則胃中之火借水源之氣以助其勢逆化
汗而土升越出於頭面之土下也此等之汗明是胃火而
胃火旣盛宜發汗亡陽矣何以但出汗於上焦而下身又
乾燥如故乎蓋胃火之盛者由於心包之火旺而心包生
土以生火非助火以害土胃得火生以出汗不同於邪火

之自焚也故止出汗於上焦而不亡陽於下焦汗治之法
 瀉胃火之有焦而不可損胃土之不足使胃平而汗自止
 也方用收汗生 玄參三錢 生地三錢 荆芥一錢 五苓散
 三分 桑葉十兩 白芍五錢 蘇子一錢 白芥子一錢 水煎服
 服一月全愈方妙在不去瀉胃火反去滋陰蓋陽之盛
 者陰之衰也久陰則陰旺自足以攝陽不必止汗而汗自
 止也况方中有桑葉荆芥為引經止汗之藥白芥蘇子為
 消痰定氣之品原調劑之咸宜耶陽而歸陰化汗而為精
 又何疑乎然必久服而始奏效者以調胃之藥宜和緩向
 不宜急遽也



人有心頭有汗而一身手足無汗者入以爲心熱之故也
誰知是思慮過度心虛而無血以養心乎去心上火也思
慮過多則心火炎燒過乾其液液乾宜無汗矣而何以心
頭反出汗耶不知此汗非汗也乃心中之液內不能存外
走而汗出耳或疑心液無多安得盡化爲汗不知心爲精
主之宮心熱則五臟七腑之液皆不相資因其內熱之甚
不養心而爲液反越心而爲可也汗既多出無有盡期五
臟七腑之液何能相繼勢必心命熱而汗不可止及至汗
不可止而心中乾燥煩躁不眠之症生矣治之烏可緩乎
治之法補血以養心瀉火以生液不必止汗而汗自止矣



方用滋心湯 人參一錢 桑葉十四片 黃連五分 丹參三

錢 麥冬五錢 甘草五分 熟地兩 山茱萸五錢 柏子仁一

錢 生地五錢 白米三錢 沙參二錢 玄參三錢 丹皮五錢

煎服二劑而心汗止十劑不再發此方名爲滋心實補

腎之味也蓋心之液必得腎之精上漑而液乃生故補

心中之液必須補腎中之精也補腎而少加清心之品則

心火安寧而液不外越矣液既不外出而汗又安有外泄

哉

五癰門

一穀癰之症胸中易饑食則難飽多用飲食則又發煩頭

眩小便艱澁身如黃金之色人以爲胃中之濕熱盛以成
疸也誰知是胃中虛熱之故乎人身脾胃屬土脾陰之
而用則陽胃陽土也而用則陰脾胃和同則剛柔並濟
調水道易於分清安有濕熱之存留哉惟七情傷損於內
則陰陽不相有合胃無陰以和陽則熱聚而消穀脾無陽
以和陰則寒陽而積水兩相搏激故昏眩煩悶生焉於是
所食之水穀之變而精華之清氣反蒸爲腐敗之濁氣矣
濁氣則下降者也濁氣下流於膀胱而膀胱受胃之熱氣
化不行小便閉塞水卽走陰器而熱散走於皮膚故一身
而發黃也治之法升胃中之清氣以分利其膀胱則清升

而濁易降水利而熱易消方用分濁散 茯苓一兩車前
子三升猪苓三升茵陳一升梔子三升水煎服一劑水
利二劑濕乃退十劑全愈方中以茯苓爲君者利水而不
傷胃氣胃氣不傷而後佐之去熱消濕之品則無傷人丸
之憂自然脾無水辨之害倘不早治而水濕之氣流入於
腎則腎被其傷以至腹滿成蠱而不可治矣

一酒疸之症心中時時懊懣熱不能食官欲嘔吐胸腹作
滿然清言了了人以爲酒濕而作疸也然而酒濕之成疸
由於內傷飽飽勞役也夫人之善飲者由於胆氣之旺也
夫胆非空澗之物何以胆氣旺而勝水酒乎不知胆不能



容酒而能滲酒酒經胆氣之滲則酒化爲水入於膀胱而
下泄矣性其內傷於餓飽勞役則五一受損一損而肝來
損矣五臟六腑俱已受損寧胆氣之獨旺乎胆氣以衰則
飲酒力不能滲而無如人人縱飲如故則酒多而滲亦多
必更傷胆氣矣胆損不能滲酒酒必留於脾胃之間而
胃又不及從前之旺則酒太又不能受傳之膀胱而膀胱
又不反從前之健則水入又不能消下旣不行必返而上
吐上吐旣逆下洩又艱而中州又不可久留於是濕熱之
氣蘊隆久存於鬲輒懷而發於心由是遍潰於周身分佈
於四體盡發爲黃也夫心至懷懷其心神之昏一可知何

以及言溥言之了了也不知酒氣薰蒸於一時則見懊懣
 懣懣者欲痛不痛之狀非心中之神至於妄亂不寧也
 之法宜解其酒之毒而兼壯其胆胆氣旺而酒氣自消
 氣消而水氣自泄水氣泄而黃又烏能不解哉方用胆
 消酒湯 柞木枝 三斤 山梔 二斤 桑白皮 三斤 白茯苓
 三斤 白芍 二兩 竹葉 一百片 澤泄 二斤 水煎服三劑而勝
 膀胱四劑而黃色輕八劑全愈此方之奇奇在柞木身能
 消酒毒於無形酒毒既消則拔木塞源胆氣不可不旺也
 助胆之藥舍白芍山梔無他味也其餘之藥不過分消濕
 熱之氣輔君以成功者也世人不知治法或吐之或下之

碎登平開
 卷二

皆操刀而殺之也可不慎哉

一女勞之疽其症腎氣有損不成之黃夜夢驚熱燥神
倦飲食無味舉動乏力心腹則乎能水癆緩房室不
內濕癢水道澁痛時有餘瀝小腹滿身盡黃額上生
爲黃疽之症也誰知是因女色而成之乎夫本屬虛
戰者相火冲其力也相火衰則不能久戰矣夫甚而勉強
以圖久戰之歡則泄精必多精泄既多則火隨水散熱復
爲寒矣人身水火不可少者也水衰則不能制火而火易
動火衰則不能利水而水易留願水留宜可以制火矣然
而所留之水乃外水而非內水也內水之存可以

立液外水之存不能消火而成癰故女勞之疽仍是濕熱而結於精竅之間非血瘀而閉於骨髓之內也倘用抵當湯水蛭之類以峻攻其瘀血或用礬石散硝石之品以瀉條其微陰則促之立亡矣治之法宜補其腎中之氣而又不可有助火之失宜利其膀胱之水而又不可有亡陰之愆當緩以圖功而不當責以近效也方用臧黃丹治之

白茯苓五錢 山藥五錢 人參三分 白朮一錢 芡實五錢 薏仁五錢

鬼絲子二錢 車前子一錢 生棗仁一錢 水煎服

十劑而黃疽減又十劑而黃胆更減又十劑而黃胆全愈

再服二十劑可無性命之憂也女勞疽最難治人生此病



未有不死者亦因色而成疽未能成疽而戒色也苟存堅
忍之心絕慾慎疾信服前湯無不生者蓋戒黃丹妙在固
本以救傷並不逐邪以瀉熱腎氣日健而黃色日減矣或
疑女勞之疽成於腎之無火似當補火何止於補陰而利
其濕耶不知疽雖成於無火今病久陰耗又不可以補火
火旺則又恐鑠陰不特無益而反害之矣

一肺疽之症鼻塞不通頭面俱黃口澹咽乾小水不利人
以爲黃疽之症也誰知所以成疽者實由於肺氣之虛也
肺金氣旺則清肅之令下行於膀胱凡有濕熱之邪毒從
膀胱下泄則小水大行又有何濕之存留哉水既直瀉則

燥則未免易其性以喜濕矣然而心終宜燥而不宜濕也
以濕濟燥可權宜而行於一時不可經常而行於長久焉
暫則可以濟燥而久則必至害心水乃陰物陰居陽地彼
且眷戀而不肯遽趨以入於小腸而心又因水之制燥力
不能分消移其水以入於膀胱水停心下以作湖澤之聲
而臆中乃心之相臣也見水邪之犯心彼且出其火以相
救乃相戰於胸間水得火炎而熱化爲汗半趨於胸前而
出其餘之水何能盡解乃旁趨於他路不得越出於皮手
而變黃也一身皆黃而兩目不變者又是何故肝開竅於
目心者肝之子也心病宜肝病矣然肝見心子爲邪所逼

必修其戈矛以相援邪見肝木之旺不敢犯肝之界而兩
 目正肝之部位也所以濕熱不至於日而無黃色之侵耳
 然則治之法若何補其肝氣以生心瀉其水濕以逐熱則
 黃疸不攻而自散也 白芍 一兩 茯苓 五錢 白朮 五錢 茵
 陳三錢 炒梔子 三錢 木通 一錢 遠志 一錢 水煎服一劑而
 症輕二劑而症又輕十劑全愈此方補肝即所以補心瀉
 水即所以瀉熱是以黃瘧手而愈也倘徒治黃而不辨其
 臟氣之生尅妄用龍胆草等藥必至變為寒黃之症反難
 施治矣

一肝疸之症兩目盡黃身體四肢亦現黃色但不如眼黃



熱亦難留矣惟其肝氣先虛而後濕熱相侵鬱蒸於胸膈
之間肺不勝邪而肺乃燥肺燥則失其清肅之令矣而
濕之氣遂乘其燥而相入燥與濕合而成熱濕熱相合
分入膀胱而膀胱不受欲走於皮毛之竅而腠理束疎又
不能越行於外乃遂變現黃色於皮毛也治之法宜宣通
肺氣而健其脾胃之土夫健土以生肺金宜也何又宣通
其肺氣乎幸腠理之密濕邪存於皮膚之內倘再宣其肺
氣萬一皮毛之竅大開而濕從汗泄未必不變為水臑之
症也不知肺氣開於上而後水氣塞於下也使肺氣上通
則水且下降况又重補其脾胃以生肺乎此治肺疽必宜

宣揚夫肺氣也方用揚肺利濕湯 桔梗三錢 天花粉二

錢 白朮五錢 茯苓五錢 桑白皮三錢 茵陳三錢 猪苓二錢

黃芩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鼻塞通二劑而咽乾潤三劑而

口澹除之劑而小便大利十劑而頭面之黃盡散矣此友

開腠理而生津液則肺金有潤燥之功合之茯苓茵陳之

輩天花白朮之流則土氣大旺金氣亦揚清瀾合行而膀胱

之壅熱立通小便利而黃色烏能獨存哉

一心疽之症煩瀉引飲一飲水即停於心之下時作水聲

胸前時多汗出皮膚盡黃惟兩目獨白人亦以為黃疸也

誰知是心中虛熱以成之乎夫心喜燥而不喜濕然過於



之甚氣逆手足發冷汗出不止然止在腰以上腰以下無

汗也人亦以為黃疸也誰知是肝氣之鬱濕熱團結而

散乎夫肝屬木非水不長何以得濕而反鬱乎不知肝

所喜者腎水也非外來之邪水也腎水生本而發生

尅木而發疸蓋肝藏血而不藏水外來之水多則肝

不受於是移其水於脾胃然而外來之水原從脾胃來也

脾胃之所棄而脾胃仍肯容之乎勢必移其水於膀胱而

膀胱又不受蓋膀胱因肝木之濕熱不敢導引而入以致

自焚於是濕熱復返而入肝而肝無容身之地乃鬱勃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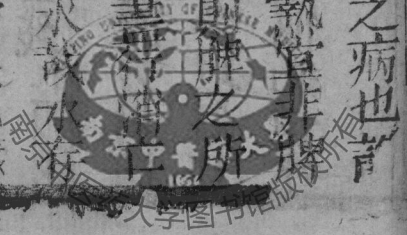
發汗汗不能盡出而黃症生矣使汗能盡出未必遽成大



黃也無禁肝之濕熱欲下走於腎宮而腎氣惡肝木之犯
 毋乃杜絕而不許入境腰以下正腎之部位也所以無
 而發黃耳治之法開肝氣之鬱而佐之分濕散熱之劑則
 黃疸自愈矣方用利肝分水飲 龍胆草二錢 茵陳三錢
 茯苓一兩 猪苓三錢 柴胡一錢 車前子三錢 白茯苓三錢
 甘菊五錢 水煎服二劑而目黃澹矣又服四劑而身之黃
 亦澹矣再服四劑氣逆汗出之病止又服十劑全愈此方
 聞鬱於分濕之中補肝於散熱之內既善逐邪又能顧正
 兩得而無失也

一脾疸之症身黃如秋葵之色汗沾衣服皆成黃色兼之

溺唾亦黃不欲聞人言小便不利人以爲黃汗之病也音
知是脾陰之黃乎夫脾土喜溫黃病乃濕熱也執宜非脾
之所惡何故而成黃也不知脾雖不惡熱而濕則脾之所
惡脾乃濕土又加水濕則濕以清濕脾中陽氣盡耗清亡
無陽則陰不能化土成純陰之士陰土何能制水故水存
於脾中寒土不能分消聽水之流行於經絡皮膚矣九臟
腑之水皆下輸於膀胱何獨於脾陰之水不相入也蓋膀
胱之行水氣化則能出今脾成純陰則無氣以達於膀胱
此水之所以不入也然水寒宜清而變黃色者何故蓋寒
極似土也夫寒極宜見水象水寒宜見黑色不宜見黃而



今見黃者以水居於上之中也譬如寒水蓄於陰絕之池
其色必濁而變黃者是也其不欲聞人言者又是何故脾
寒之極其心之寒可知心寒則胆怯聞人言而惕然驚矣
故不願聞也治之法宜大健其脾而溫其命門之氣佐以
利水之劑則陰可變陽而黃病可愈矣 白朮

三錢 人參

茵陳 三錢 白茯苓 一兩 半夏 三錢 水煎服

連服四劑

便利再服四劑而汗唾不黃矣此方用白

朮人參以

脾用茯苓茵陳以利其水用附子以溫其

火真火生

少火自散元陽回而陰氣自消陰陽和協水

火相制又

病之不去哉

一腎疸之 症身體面目俱黃小便不利不思飲食不得臥

人亦以為 更疸也誰知是腎寒之故乎夫腎本水宮伏

不能容水 氣下得腎之氣而皆化故腎與膀胱為表裏

旺則膀胱 也然腎之所以旺者非腎水之旺而

之旺也腎 之旺而水流腎火之裏而水積水積之多則

成水腫之 病水積之少則成黃疸之病故黃疸易治而水

腫難治也 難然治之得法則雖變為易治之不得法則易

變為難如 黃疸之病不可治痺一治痺而黃疸反不能痊

必須補其 腎中之火而佐之健脾去濕之藥則黃疸可指

日而愈也 方用濟水湯 白朮二兩 肉桂三錢 茯苓一兩



山藥一兩 薏仁一兩 茵陳一錢 芡實五錢 水煎服二劑而

小便大利 再用二劑而飲食多矣 再用二劑而可以愈矣

再用三劑而身體面目之黃盡去 此方用白朮

然而白朮能利腰臍之氣是健脾正所以健腎也 茯苓山

藥芡實之類俱是補腎之味而又是利濕之劑得肉桂以

生其命門之火則腎中不寒而元陽之氣自能透化於膀胱

况所用薏仁之類原自直走膀胱之品所謂離照當空

而水山雪海盡行消化又有何黃之不散哉或謂發黃俱

是濕熱未聞濕寒而能變黃也吾子之論得毋過於好奇

乎嗟乎黃病有陰黃之症是脾寒亦能作黃豈於腎寒

久發黃即沉腎真發黃又別有至理夫黃者土色也黃極者即變為黑黑之未極者其色必先發黃腎虛之發即變黑之兆也黃而至於黑則純陰無陽必至於死今身尚發黃是內已無陽陰逼其陽而外出尙有一線之在於皮膚欲離而未離也故補其陽而離可續耳尙皮色已黑此方雖佳又何以救之哉

人有心驚胆顫面目俱黃小水不利皮膚瘦削人以爲黃疸之症也誰知是胆怯而濕乘之乎夫胆屬少陽乃陽木也木最喜水濕亦水也水濕入胆宜投其所喜何故反成黃疸之病蓋水多則太泛水過於多則滔天浴日木之根

不實矣木不實則木反苦於水矣水少則木生水多則木
死少陽之禾非大木可比曷禁汪洋之侵蝕乎此胆之厥
以怯也胆怯則水邪之氣愈勝胆不能防而水邪直入於
胆中矣水入胆中而胆之汁反越出於胆之外而黃病成
矣然則治之法蕩水濕之邪則胆氣壯而木得其養矣爾
又不盡然也木為水浸久矣蕩水但能去水之熱而不能
固水之根本雖勉於土而實生於土也水多則土濕何能
生木乎故水蕩而土又不可不培也培其土而木氣始能

耳方用兩宜湯

茯苓

五錢

白朮

一兩

薏仁

五錢

柴胡

龍胆草

一錢

茵陳

一錢

郁李

二五分

水煎服

五劑

輕

多輕十劑全愈此方利濕無非利胆之氣利胆無非
之氣也脾健而土能尅水則狂瀾可障也自然水
歸膀胱盡從小便而出矣

人有小便點滴不能出小腹膨脹兩足浮腫一身發熱人
以爲黃疸之症矣誰知是膀胱濕熱結而成癰乎夫膀胱
之經氣化而能生水無熱氣則膀胱閉而不行無清氣則
膀胱亦閉而不行也所以膀胱寒則水凍而不能化膀胱
熱則水沸而不能化矣黃疸之病無不成於濕熱是膀胱
之黃疸也熱病而非寒病也熱而閉結不解熱則閉結何

以開寒而閉結不祛寒則閉結何以泄黃疸既成於濕熱



宜解其而不宜祛寒矣然而祛寒者必用熱藥以濕命門

火而為熱者必用涼藥以益肺金之氣蓋肺氣疾則清

膈之令下行於膀胱而膀胱不能閉結也方用清肺通水

湯 白朮 一兩 蘿蔔子 一錢 茯苓 三錢 半夏 一錢

越 桑白皮 三錢 茵陳 一錢 澤瀉 一錢 車前子 三錢 黃芩 一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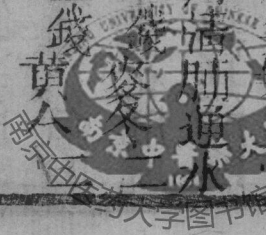
越 蘇子 二錢 水煎服一劑而小便微利矣二劑而小便大

八四劑而黃疸之症全消此方雖與揚肺利濕湯大同

然實有不同也揚肺利濕湯提肺之氣也清肺通水

肺之氣也二方皆有解濕之藥而利與通微有異利

閉其水道而通則太啟其河路也



大瀉門

人有饑渴思飲食飲食下復便覺飽悶必大瀉

早或晚一晝夜數次以爲常面色黃瘦肌肉減削

胃氣之虛也誰知是脾氣之困乎夫脾與胃宜分讓也能

消而不能食者胃氣之虛由於心包之冷也能食而不能

消者脾氣之困由於命門之寒也今饑渴思飲食食後而

反飽飲後而反悶是胃能納而脾不能受也但脾不能受

何至大瀉而後快蓋脾乃濕土既無濕緩之氣又受水穀

則濕以助濕惟恐久留以害土情願速傳之爲快譬如黃

河之水入於中州既無高山峻嶺以爲防又少深池大澤

卒登行司



以為蓄水過之處土鬆水泛易於冲决其波濤洶湧連泥

帶水一瀉千里其不可止遏亦其勢然也日積月累其

岸之推崩即長堤之遷徙元氣蕭索何如乎脾

土也其大瀉之狀正復相同而治之法不宜治胃而宜治

脾不宜單治脾而並宜治腎中之火方用莫土湯

一兩 扶苓一兩 砂仁五分 山藥一兩 人參五錢 蘿蔔子二

錢 附子二分 半夏一錢 破故紙一錢 水煎服此方白朮扶

苓人參皆健脾之聖藥附子破故紙乃助命門之神品山

藥補腎之奇味砂仁半夏乃醒脾之靈丹而蘿蔔子又分

清濁之妙劑也一二服使能止瀉正不必多用耳然多用



亦無妨碍自能回陽於既危生陰於將絕也

人有長年作瀉五更時必痛瀉二三次重則五六次至日間又不作瀉入以爲脾胃之虛寒也誰知是腎與命門之虛寒乎此等之病其初亦從脾胃之虛寒作瀉而起久瀉亡陰而脾又傳入於腎使腎中之火不衰脾卽傳腎久之而腎仍傳於脾而自愈惟其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脾遂傳水濕之氣於腎而不能返矣五更之時亥子之時也其位在北正腎水主令之時水寒同火不能濕而水乃大瀉此瀉卽內經所謂大瘕瀉也用止水之劑反不能止必須用補水之味使亡陰者速生尤須於補陰之中兼以補



其火則陽旺始能攝陰也方用填坎湯 山茱萸 一兩 茯苓 一兩

芩 一兩 巴戟天 五錢 肉桂 三錢 車前子 二錢 北五味 三錢

人參 三錢 芡實 一兩 白朮 二兩 水煎服一劑而瀉輕再劑

而瀉又輕連服十劑斷不再瀉此方脾腎兼補又妙是分

水止瀉之藥則濕氣自解况得肉桂以溫命門之氣則膀胱

易於化水又寧復走於大腸而作瀉哉

人有腹中大痛手不可按一時大瀉飲食下喉即

不化勢如奔馬不可止抑頃刻之間瀉數十次

約至百次死亡呼吸人以爲火瀉也誰知是肝

邪而大瀉乎其病得之夏日貪涼向風坐臥將鼻



過抑不定藏於胃脾之內一過秋天涼風造人以剋肝木而肝木之風鬱而不舒乃下剋脾胃而脾胃之熱遂與風戰走右揚沙掀濤拍波肝腹中所有之水穀盡變而直下必欲無留一縷以爲快故腹中作痛其勢甚急脾胃欲止而風不肯止脾胃欲閉而熱不可閉下焦之關門大開而上焦之關門難闔所以食甫下喉不及傳化而卽瀉也治之法必須急救其脾胃之氣而後因勢利導之然非多用藥餌是速補救則王道遲遲鮮不立亡矣方用逆挽湯

人參一錢 茯苓二兩 大黃二兩 黃連三錢 梔子三錢 甘草

三錢 水煎服一劑而腹痛除瀉亦均止此方用人參以固

其脾胃之氣則氣不至於驟脫然最奇在用大黃也蓋此瀉乃火流於腸胃非用大黃迅逐則火不遽散而水不盡流然徒用大黃而不用黃連梔子則火邪甚熾盤踞於澗曲溪未必能驟涸之也三味並用則大小河渠無不盡行啟洩然分消無法則壅塞阻滯亦未可知又益之茯苓以分清濁且又是健脾胃開胃之藥則土氣既堅自無坤決之患更慮過於迅逐邪去雖速未免傷損腸陰又佐甘草之和緩以調劑於遲速之間使人參易於生氣所謂勦撫並用無激而死聞之虛自然風息浪平水歸故道而平成立奏也

人有口渴飲水恣然大瀉一日或十餘行或數十行晝夜
之間瀉至數百次完穀不化直下無留人亦以爲火瀉也
誰知是腎水之不足以制火乎夫胃爲腎之關胃火旺
腎水以相制腎水一虧而胃火必旺胃火既旺而火無
資自索外水以濟之矣然外水只可少止其上焦之火而
不可以助下焦之水故外水入而腎不受腎與膀胱爲表
裏腎不受而膀胱亦不納也膀胱不受而水無從而化乃
直趨於大腸而作瀉矣惟是胃火既盛渴飲凉水宜變爲
汗今不爲汗而作瀉者何居蓋腎水不能制胃火之炎而
胃火必欺腎水之弱於是挾水以侮腎不泄汗而瀉水耳



及其後也不特水之驟崩而且火之驟降關門不閉上下
 盡開直進直出不啻如崩端峽泉建瓶而飛下也論其治
 法自宜急救其標然而徒止其瀉而不急救其陰則其陰
 立盡又何以制火以存其胃氣乎方用生陰止瀉湯以山
 茱萸二兩 車前子一兩 茯苓一兩 白芍二兩 肉桂五分
 木一兩 甘草五錢 山慈二兩 薏苡仁一兩 水煎服一劑而
 瀉減再劑而瀉又減三劑而瀉全止矣此方純是補腎補
 胃之藥非止瀉之劑也然而止瀉之妙已存於補陰之中
 蓋陽火得陰而即止也倘作胃虛有火治之亦能止瀉然
 而下多亡陰雖止瀉於一時而陰虛何能驟復何若此方



既能止瀉而陰陽兩不相傷之爲得哉

人有終身飲酒不知禁忌逞醉入房過於泄精久則脾氣
大傷變成水瀉一感風寒遂大瀉不止如糖如積人之
酒濕損脾也誰知是酒濕傷腎乎夫脾乃濕土最喜者
也而酒又最濕幸酒性大熱而脾亦喜熱濕熱相合則脾
不甚傷無如人借酒氣之熱以助其命門之火鼓動其欲
以博其久戰之勸究之熱不可長特而精不能堅守與闌
精泄火息而濕留於腎宮矣夫五臟六腑之水皆賴腎火
以化之也而腎中有濕則火化而濕隨長年相伴而不肯
離歲月既深火日衰而濕日盛腎不能久留仍傳出於脾

前酒之濕未去而新酒之濕又來於是濕盛而熱亦盛脾
 不受熱之益而常受濕之害故經年經月而作瀉也治之
 法必須大補脾腎使傷者不傷而後解其濕熱之毒則瀉
 者不瀉矣方用解醒止瀉湯 白朮一兩 山茱萸一兩 茯苓
 苓一兩 枳木枝五錢 黃連三分 白芍五錢 附子一分 水煎
 服此方脾腎雙補之藥也用枳木黃連以解其酒毒用茯苓
 苓白朮以消其水濕用芍藥以飲其耗脫之陰又用附子
 一分以引群藥入腎以掃蕩其濕熱而非助其命門之虛
 陽也但此方必須多服為佳蓋酒濕之瀉甚難建功以濕
 熱入腎最不易出或十服之後改湯劑為丸朝夕服三



月可以全愈矣

人有無端一時作瀉腹痛不可止面青唇黑幾不欲生探
門之邊宛如刀割大瀉傾盆人亦以爲火瀉也誰知是受
毒而作瀉乎夫毒必有所由來非漫然而作瀉也或食瓜
果或飲凉水或掛隔夜之茶或吸露天之酒或遊神廟陰
寒之地或探古洞幽暗之方或貧臥於濕處或加殮夫樹
間或驚牛羊自死之物或吞禽獸難化之珍皆能受毒而
發瀉雖毒受於腹中瀉出於腸外非必死之症然腹疼欲
死烏可無藥以救之也救之法於解毒之中而輔之瀉毒
之品因勢利導而祛毒更神方用化毒神丹 生甘草五

錢大黃一兩 丹皮五錢 當歸一兩 雷丸三錢 蒲公英五錢

水煎服一劑而所中之毒無不盡出而愈不必二劑也
方生甘草蒲公英以解毒合之大黃雷丸則祛毒而無大
剛之懼掃毒而無過滯之憂又得當歸丹皮以助之但恐
毒之穢而不損腸之陰驅除於至急之中消弭於果亡之
際實有至理而非孟浪以用之也

人有面黃體瘦善食易飢不食則痛日以為常一旦大瀉
連虫而下如團如結血裏膿包人以為虫瀉也然虫之所
以作瀉者人知之乎夫虫之生也生於濕而虫之養也養
於水穀也水穀多而虫多水穀少而虫病善食者虫食則

易消也易饑者虫饑則易餓也不食則痛者虫無食以養
則噬人腸胃也歲月既久則虫以生虫子孫繁庶聚族而
居竟將腸胃之間變成巢穴飲之食之而不肯散團結包
裹深根固蒂何至遂出哉雖然虫生腸胃之內所用之飲
食俱由而不足又何能生津化液以養五臟七腑乎自然
臟腑之氣衰而胃氣亦漸加弱矣胃弱則脾亦弱胃弱則
食必減而不能入脾弱則食難化而不能出久則胃寒而
脾亦寒脾胃寒冷則虫苦無藏身之隙偶得熱湯熱水乘
機下遁而大瀉一虫既泄而衆虫無止遏之勢矣成群逐
羣纏聯而下團結於膿血之內勢之所必至也然則治之

法將若何乘虫之遷徙而天下之則腸胃無留餘之蝕然而下之過甚必致損傷於脾胃於攻之中而用補劑在氣得養而虫亦盡除兩益之道也方用掃虫湯

白朮一兩 大黃三錢 白薇三錢 百部三錢 黃芩二錢 澤其草

一錢 烏梅一個 水煎服一劑而大瀉虫盡出矣不必二劑

服此藥後用四君子湯調理而安夫掃虫湯雖曰掃虫實妙在補脾胃以生氣腹中生虫至於如許之多其傷損脾胃者非一日矣似宜單補而不宜用攻然虫既大出不用攻虫之藥而惟用補劑則脾胃之氣回而虫亦回矣反留為後日之害故因其自出之時而即用殺虫之藥虫不敢



貪補而流連也况攻之中仍有補劑但瀉虫而不耗氣况
攻補並用且善後得宜安得不收全故哉

人有臟腑不調久瀉不愈人以爲洞瀉也誰知是肝乘脾
土濕氣下行之故乎夫肝屬木最能剋土然而土旺則木
不能剋木平則土不受剋惟肝木既旺而土又過衰則木
來剋土而土之濕氣難安矣人身之脾土易衰而肝木復
異旺肝木之能旺者非腎水生之而旺也大約得之怒與
謀慮者俱多大怒則肝葉開張過於謀慮不決則失於剛
斷而躁妄之念生皆能使肝氣之旺旺則肝氣不能發泄
必致乘脾脾乃濕土畏肝之剋氣不土升而下降遂致成

行矣人之怒氣不常而謀慮無已肝亦烏能平哉肝不寧而瀉又烏有止期哉治之法平肝以瀉水則瀉可止也若人有用上涌之法而效者有用下泄之法而亦效者豈非善法也方用平瀉湯芍藥二兩茯苓一兩白朮二兩水煎服一劑而肝氣平二劑而洞瀉止三劑不再瀉也此方用芍藥以平肝用白朮茯苓健脾以去濕肝氣既平不去濕土而脾得養無畏於木氣之剋况濕去則土燥無波可興又何以作瀉哉笑必上涌以傷氣下泄以損陰用却藥以制勝哉

人有侵染鬼魅一旦大瀉人以爲飲食之傷也誰知是陰

氣之侵傷於脾七乎去脾屬大陰本是陰臟然陰中有陽
則脾土運行易於變化無復有過濕之虞是太陰濕土
又賢中至陽之氣以變化之也若鬼則至陰之氣也惟
至久則至陽之氣皆為至陰所盜陰中無陽又何以消
水穀乎况鬼氣又邪氣也邪氣之盛由於正氣之衰正
敵邪則陰氣更勝陰勝陽微泄何能止乎治之法非補陽
以去濕非助正以消陰則瀉正無底止也方用消陰止瀉
丹 蒼朮五個 白朮二兩 附子三分 乾薑一個 山藥一兩
水煎服連服水劑不特瀉止而精神亦健矣此方用蒼朮
以祛邪用白朮以利濕用薑附以生陽足矣何以又入山

藥補陰之多事耶不知人爲鬼魅所侵不惟陽氣消亡而
陰精亦必暗耗加入山藥之補陰者補真陰之精非補
陰之水也况真陽非真陰不生補其真陽至所以速生
氣耳陽得陰而姜附無太勝之虞反能助二木以生
之氣矧山藥原是健脾利水之神物原非純陰無陽可
故同用以出奇也

痢疾門

人有夏秋之間腹痛作瀉變爲痢疾宛如魚東久則紅白
相間人以爲紅白之痢也誰知是肝克脾土乎蓋夏秋之
間寒熱必然相雜所遇涼風則木氣不舒土不能宜必至

歸五不枝子二不枳壳一不甫前子一不甘草一不水前
服一劑而痢輕再劑而痢又輕三劑全愈此方妙在全不
治痢但去平肝而痢自止蓋痢之來也始於肝痢之成也
不於賢平肝則肝氣平肝之氣平而腎之氣亦平肝腎之
氣平而脾胃又烏有不平者乎今人但去治脾胃也所以
痢不能據止耳

人有夏秋之間先瀉後痢腹中疼痛後兩之極不痢不
欲痢不得口渴飲水小便艱澀不腹作脹人以爲火邪
重也誰知是濕熱之盛乎蓋夏傷於熱必飲水過多熱
解於一時而濕每留於腸胃迨至秋天寒風襲於皮毛



下剋而脾胃之中受三夏之暑熱欺肝木之凋凌乃

木相爭肝木激而成怒剋土更甚而脾胃之土傷難容

穀遂腹腰而作瀉矣瀉久而糟粕已盡脾乃傳肝木之

於腎而腎見其子之氣乃相助而作惡而忘其自損母

也紅白之相間書肝不藏血而紅見腎不藏精而白見

惟是肝內之血無多腎中之精有限何以能綢繆不斷如

水之順如泉之湧耶不知大腑畏肝之橫五臟助腎之困

交相成之也治之法急平其肝氣之怒而少佐祛穢之藥

則肝氣不降而腎氣頓收不必止痢而脾胃之土自安脾

胃既安又何再痢之有方用平肝止痢湯

白芍一兩當



熱必秘於臟腑於是熱欲外泄而不能勢不得不與濕相
合然而濕與熱非好相識也相合而相爭而疼痛生矣利
爭則必相背相背則必相離熱欲下出而濕欲相留彼此
牽掣於大腸之間而後重現矣熱欲出而不得出則熱必
上焚又不得不求救於水以解其上中焦之枯涸然而
留於下焦水得水而快意而火則忌水也乃盤踞邀截於
路使水之不能傳入於膀胱水火戰鬥仍從大腸而出此
小腹之所以作脹耳治之法分解其濕熱俾濁者趨於大
腸清者入於小腸不必用瀉藥以止痢也方用分解濕熱

湯 車前子

一兩

厚朴 三錢

黃連 一錢

甘草 一錢

枳殼 一



錢檳榔一錢滑石末三錢水煎服一劑而後重除二劑而

收脹止三劑而日渴解痢亦全愈此方用車前以潤水并

黃連以清熱用厚朴以分清濁餘則止穢去滯調氣於邪

正之間以解其紛爭也君相佐使既用之破宜安有不取

效之捷哉

人有濕熱作痢大渴引飲飲後又不甚快心中懊懣小便

不利紅白相間似濃非濃似血非血人以爲飲食太多之

故誰知火熱未解之故也夫濕熱之極始成痢疾但其中

輕濕輕熱重濕重熱輕之分耳如此等之痢明是濕熱兩

重之症也單消水則熱存而水難降單清火則濕在而火



難除必須兩瀉之而熱與濕俱不能獨存也然而瀉熱必致傷陽而瀉濕必致傷陰倘不顧陰陽之虛實而一味瀉之也其不損陰陽者幾希矣治之法於補陰之中瀉熱瀉濕之劑則陰既不虧而陽亦無害夫瀉之既能損傷陰陽則補陰亦宜補陽矣何以僅補其陰而即能不傷其陽也不知陰陽原兩相根也瀉熱之藥仍走於大腸之內雖損其陽仍損其陰也今補其陰則陰不傷矣又何害於陽乎此補陰之所以不必再補陽耳方用滋陰止痢丹

白芍

一兩

當歸

一兩

大黃

三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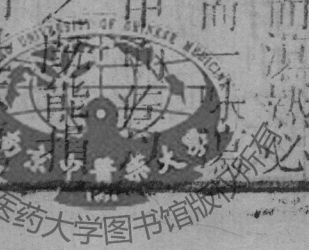
車前子

五錢

檳榔

二錢

蘿蔔子三錢水煎服一劑而膿血減二劑而懊懣除三劑



而尸渴解而痢亦頓止矣此方之奇奇在大黃與蘿蔔子
並用逐瘀穢而實神分濟濁而甚連又妙在用之於白
當歸之內補以行攻有攻之益而無攻之失也

人有濕熱之極腹痛作痢上吐而不得入下痢而

以至勺水難飲胸中悶亂人以爲禁口之痢也誰知是

中濕熱之毒乎夫痢宜下行下痢宜也何以上吐而不能

入乎此蓋胃中之火得暴而蘊結不宣一良作痢本欲下

行乃受之飲食則火友上熾而不降以致胃口閉塞而成

禁口也然而胃火之所以盛者由於心火之旺也心火最

惡濕一得濕則火鬱而不通乃停住於胃口而胃中之火



見心火之助而愈增其薰蒸之氣二火相合則熱之勢固
結而不散濕見火留存於胃口亦且遲回瞻望停住於胸
胃之內作壁上之觀此胸中不啻如鉅鹿之戰安得不斷
亂乎治之法必須開鬱火之門而門不能易開必須引火
以開其門之爲捷耳方用引胃湯 人參一錢 黃連三錢

吳茱萸 三分 菖蒲 三分 各爲細末滾水調於茯苓末中大

約茯苓須用五錢一匙一匙調如稀糊者嚥之初時嚥下

必吐吐後仍嚥藥一受則不吐矣卽將前藥服完而上下

俱關門矣然後用靖亂湯 廣木香 五分 茯苓 三錢 白芍

一兩 車前子 五錢 黃連 一錢 甘草 一錢 枳殼 一錢 木通 一

碎金奇聞 卷七

錢

水煎服二劑痢止不必三服也前用飲胃湯者以心火

喜燥黃連雖寒然其性正燥也以燥投燥原非所惡况湯

菜黃性熱而燥以火人火同性豈有杆格之虞

人參菖蒲之中蓋胃中之火乃邪火心中之火亦邪火也

居於邪正之間非得正人君子之藥則邪不能散方

非得導引之便則心火不能返於故宮况胃氣之閉正胃

氣之虛也人參補胃氣之聖藥胃虛而逢補不密如饑者

之得食安有糧米扣關而不為迎接者乎關一開而良將

勇士奪門而入邪自驚走矣後用靖亂湯者譬如以計奪

門而後無大兵相繼則敵且欺寡不敵衆米必不缺巷而



戰死鬪而不肯遁今又以利水逐穢平肝之藥濟之是前
隊既勇於斬關而後隊又善於蕩寇安得不成功哉

人有濕熱作痢數日之後腹不疼痛如膿如血陣陣下

手足厥冷元氣欲絕人以爲痢疾之火痛也誰知

爲寒而陰絕乎夫痢無止法古人之語也然痢實不用有

勿起卽宜止者有日久而不可止者未可執痢無止法一

語而竟不用止也然而不止痢而痢不過久病之難痊輕

止痢而痢每至變生於不測是痢又不可輕言止也雖然

辨證分明不可止而可止辨症不分明可止而不可輕止

也此等之證正不可不止者蓋腹中作痛爲邪腹旣不痛

庫登寺圖



何邪之有腹不痛而膿血陣陣自下乃氣脫而欲崩非濕
 熱多而奔迫也手足厥冷乃氣脫而不能運非心內熱而
 手足反寒冷也此等之症必須看其舌之滑燥何如再熱
 極則舌必燥寒極則舌必滑也熱變為寒其舌必滑須先
 止其痢以救脫不可瀉其痢以攻邪耳方用止脫救瀉湯
 人參一錢 白朮二兩 白芍一兩 肉桂三錢 茯苓一兩
 草二錢 赤石脂末三錢 水煎服一劑而手足溫二劑而膿
 血止三劑而痢全愈減各藥一半去赤石脂再服十劑而
 元氣如故矣此等之痢世不常有不可執此方以治痢公
 論症不敢不備積於天師以存此治法救萬人中之一人



也

人有受暑濕之毒水穀傾囊而出一晝夜七八十行膿血稠粘大渴飲水百杯不止人以爲腸胃爲執毒斯攻也誰知是膀胱熱結而氣不化乎夫水濕之邪無不從膀胱而出然膀胱之所以能出者上由於肺氣之清肅下循膀胱奉之而能化也今胃受暑熱之毒盛薰於肺肺不能受乃移其熱於大腸而大腸奔迫必鬱結於膀胱矣膀胱熱結則氣不化而小溲短赤邪熱邪濕盡趨於大腸而出不官如決水轉石之驟猛也治之法必須清膀胱之熱以迅利其小便然而不可徒清膀胱也蓋水出高源肺不熱則小



溲自行肺與大腸爲裏肺熱而大腸始熱也故清大腸

之熱不若清膀胱之熱既清膀胱之熱又不若先清肺

之熱矣方用清源止痢湯 黃芩三錢 茯苓五錢 紫參三錢

錢 訶黎勒三錢 甘草一錢 天化粉三錢 地榆三錢 水煎服

一劑而減半二劑而痢止矣此方清肺金化源之方也

黃芩地榆以涼肺而即所以涼大腸之熱也紫參療腸胃

之熱又能消積聚而通大小之便訶黎勒能固腸脫合而

用之於茯苓甘草諸藥之內則通中有塞而塞中又有調

和之妙所以奏功特神也

人有下痢純血色如陳腐屋漏之狀肛門大開不能收閉



面色反覺紅開唇似珠塗人以爲痢疾之死症也然而治之得法尙可獲生以其症雖現死象而氣猶未絕有可續之機也凡下痢純紅開手卽宜用補陰之藥因之氣無補法之言以至如此不知痢症何嘗不可補也用補陽之藥以治痢則有宜有不宜用補陰之藥以治痢則有宜也世人不識世痢一見紅白不問其虛與不虛用攻邪逐穢之劑以致白變紅而紅變陳腐屋漏之色也夫下痢純血原是陽旺陰虛之症不神陰以制陽反助陽以攻陰則陰氣愈虛虛極則陰氣但有降而無升矣肛門大開不能收閉正有降無升之明驗也面色紅潤唇如珠塗正陽



在上而陰沉下之顯微也陽宜降而反升陰宜升而反降
 則陰陽不交不死何待乎然能奄奄不死者以其陰氣難
 降而未絕也治之法急救其陰以引其陽氣之手降並補
 其陽以提其陰氣之上升未必非死裏求生之方也方用
 補陰升提湯 人參一錢 熟地一兩 白芍三兩 茯苓一兩
 升麻二錢 甘草一錢 山藥一兩 北五味三錢 山茱萸一兩
 訶黎勒三錢 水煎服一劑而痢減半者再劑而即止痢矣
 倘服之而仍如前之痢也則陰已絕而陽不能交矣不必
 再服論此方乃救陰之奇方提氣之聖藥苟有陰氣之未
 絕未有不可續之而升提者也正不可因一用之無功竟



置此方於不用如一見純血之症卽以此方減半投之何
至有死亡之嘆哉

人有貪酒好飲久經歲月濕熱所積變成痢疾雖無勞
之狀而有溘鶩之苦終年累月而不愈人以爲酒積之
脾也誰知是腎泄之病乎夫酒乃濕熱之物也無經不達
惟腎則不能入而何以成腎泄之病蓋濕熱之酒
氣薰之也氣薰於腎之中而腎卽醉於酒之味正不必其
濕熱之盡人之也腎旺之時腎之氣問能勝酒而濕熱之
病不能生腎衰之時酒且欺腎而濕熱之氣侵腎不能敵
乃移其濕熱於脾而脾又久受濕熱之困不能再藏乃釀



成酒積而作痢矣雖其積在脾而病實在腎但治脾而痢

不能愈必須治腎然徒治腎而病亦不能愈必須解酒之

毒而分消其濕熱之氣則不治痢而痢自止方用化酒止

痢湯 人參一錢 白朮一兩 山茱萸 五錢 黃連一錢 茯苓

五錢 柞木枝五錢 白芍五錢 檳榔五分 慧仁五錢 水煎服

連服四劑而痢疾自止不可多服也愈後仍須忌酒否則

卽暫止而成發也論此方官解酒毒然力止能解於目前

而不能解於日後者非藥之過也蓋酒氣薰蒸於腎受毒

最深用此方以解酒毒則脾胃有更甦之氣倘不遵酒戒

仍然酌飲則酒人於脾胃其再伐之性較前更甚蓋已傷



而不可再傷也譬如賊踞城池用大兵掃除之後甫慶粗
安大兵方撤而復引賊再犯賊必怒從前之斬殺槍擗
甚盤踞益固元氣大損不易遽服卽叢集大兵以攻之
且死閉而不可解此酒積之病酒徒每每生困不得享
年之樂也人亦嶼之哉

人有長年累月裹急後重而作痢者乍作乍止無有休歇
人以爲休息之痢也誰知是元氣已復而邪氣尙存之故
哉夫痢不可妄止也必須因勢而利導之用禮以爲通而
不可用補以爲塞補以通之則通中能止補塞之則塞後
宜通苟邪火邪水未曾滌盡一旦用補塞之藥而遽止之



則痢雖過於且夕而邪在腹中時動時靜靜則安而動則
發亦其常也况又益之厚味之禽饗勞役之妄作安得
成爲休息之痢乎治之法必宜以利爲主利小便不禁利
大便也蓋正氣已復膀胱之氣必能氣化以分水而水再
利其小便邪之不盡者火留於大腸也利大腸則邪且盡
下然前利大腸之藥必須從胃而人脾由脾而人大腸耳
吾恐湯劑之人未必直下於大腸大腸不遽受益而胃與
脾先得其損矣方用盡穢丹 大黃一錢滑石一錢厚朴
二錢地榆二錢檳榔一錢各爲細末用密煮老爲丸一次
服盡服後卽用膳以壓之不使留於胃中必得微利爲度

一利而痢病頓除也此方專下大腸之濕熱也邪原在大腸所以一用而奏功倘畏損傷脾胃用人參湯送之更然亦止宜於虛弱之人而不宜於健旺之客也人有中氣不順口中作噦下痢不止人以爲濕熱者誰知是氣逆而作痢乎夫痢疾多是濕熱然濕熱停積於腹中者多氣阻之也凡人大便氣閉則結氣逆則瀉有濕熱而更兼氣逆徒用消濕瀉熱之藥而不用理氣之藥則過於下行而氣必更滯矣治之法必須利氣而佐之消濕瀉熱之劑爲妙雖然氣之所以逆者以下多亡陰陰血虧損而氣乃不順遂因之而作逆也欲氣之逆者仍



反爲順必須補陰以生血也然而血不可以速生而陰不
可以驟長用順氣之藥加入於補陰補血之中則痢可速
止矣方用華撥散 華撥三錢 芍藥五錢 當歸五錢 牛乳
半斤同煎一半空腹頓服一劑而痢止再劑不再痢也益
華撥最能順氣又且去積滯更神人之於歸芍之類更能
生長陰血佐之牛乳者牛乳屬陰乳乃血類無形之陰血
不能遽長用有形之陰血以滑其腸中之迫急則血既無
傷而陰又不損轉能佐氣以去其結滯故奏功甚捷以取
效獨奇耳

人有腸澼下血另作一派噴喇而出且有方而射遠四散



如篩腹中大痛人以爲陽明氣衝熱毒所作也誰知是氣
血下陷之極乎夫清氣上升則濁物自降惟清陽之氣
不能上升則濁陰之物必留滯於腸中而不化况
濕熱之毒則血不能藏乃下注而噴射矣或疑血不能上
藏洞瀉宜矣何下出如篩乎此乃濕熱之毒氣大盛邪氣
欺正氣之虛逞其威而作其勢也至於另作一派嘔血遠
射者又復有說邪與正不兩立正氣化食而邪氣化血正
氣既虛不敢與邪氣相戰聽邪氣之化血而不與邪氣同
行以化食而邪氣遂驅腸中之血以自行腸中之食既不
得出乃居腹而作痛未免食與血閉而邪氣怒食之相侵



奮門而出欲避食之同行也出之惟恐不速是以另行作
 一派遠射有力也治之法升其陽氣而瀉其濕氣之毒則
 正氣盛而邪氣自衰邪衰而血亦不下也方用升
 陳皮五分 熟地五錢 當歸三錢 生地二錢 丹反一錢 甘草
 一錢 升麻一錢 黃芪三錢 白芍五錢 車前子三錢 黃芩一
 錢 水煎服二劑而血止再服二劑全愈此方名為升陽真
 實補陰之藥為多蓋下血既久其陰必亡但升陽而不補
 陰則陽氣愈陷以陽氣之升升於陰氣之充也惟用當芎
 二地以補陰而後益之黃芪之補氣則氣自升舉不必升
 麻之提而陽已有准准欲舉之勢矧助之升麻而又加車

此其陽全在和之之妙也

人有痢久不止日夜數十行下如清涕內有紫黑血絲食
漸減少脉沉細弦促人以爲濕熱之毒未除也誰知是瘀
血之未散乎夫痢成於濕熱未聞痢成於瘀血也今日瘀
血之痢毋乃不經乎不知血喜流行而不喜瘀滯血不流
行血乃化瘀矣况因內外之傷以成瘀欲其不化爲痢難
矣且血瘀亦甚不難世人不知成瘀之故所以不知成痢
之症也我試舉其一二言之如飽食之後復加疾走或尸
酒之餘更多叫號或毆傷而忍痛或跌磕而耐疼或大



而氣無可泄或過鬱而愁無可解或餐燔炙之太多或
 訶責之非分皆能致癩而成痢也及致成痢而以治痢
 藥投之絕無一驗者以所成之痢乃似痢而非痢也治之
 法但治其癩而不治其痢則得耳方用消癩神丹 乳香
 一錢 沒藥一錢 桃仁十四粒 滑石三錢 廣木香一錢 檳榔
 一錢 白芍五錢 神曲糊為丸米飲下百丸連服二日即下
 穢物而愈倘二日少痊而不完全愈者此癩盛也用大黃一
 錢煎湯送前丸二百丸無不愈矣此方妙在治癩而治痢
 未嘗不兼治也凡治痢久不愈者可用此方以下其癩之
 要在人消息之也



癥瘕門 癥瘕塊也

人有肝氣甚鬱結成氣塊在於左脇之中左腹之上動則痛靜則寧歲月既久日漸壯大而色黃稿吞酸吐痰時無體歇人以為痞塊之症也誰知是木鬱而成爲癥瘕乎夫肝木之性最喜飛揚不喜閉滯肝氣一鬱必下剋於脾胃而脾胃受肝木之剋則氣不能暢行於臟腑連肝之部位必至阻滯而不敢行日積月累無形而化爲有形之像非血積而成瘕食積而成癥也治之法舒其肝脾之鬱切其脾胃之氣則有形仍化爲無形矣倘見有形誤認爲食一妄用消食之藥誤認爲血而輕施敗血之丹則脾胃之



大傷而肝之鬱仍不能解勢必其形愈大往往有致死

不悟者以歸咎於生病之拙不重可悲乎方用平肝消痞

湯治之 白芍 一兩 當歸 五錢 白朮 一兩 柴胡 一錢 鱉

三錢 神曲 一錢 山楂 一錢 枳椇 一錢 牛夏 一錢 水煎服

劑而魄小又用此劑而魄又小十劑而魄全消矣此方

去平肝以解鬱氣一舒不來剋脾胃之上則土氣自安

又加白朮以健脾開胃則脾胃氣旺不畏肝氣之剋則氣

自通肝又何阻滯之有况用鱉甲山楂皆是攻堅去積之

神藥譬如主人健旺而僮僕之眾又勇敢善鬪賊亦何苦

死戰不散乎且原無盜黨不過主人自己畏怯閉塞門路



一旦資財富饒興工動作以重開路徑則洞達上下何至
有鬱悶不舒再堆糞土哉

人有脾氣虛寒又食寒物結於小腹之間久不能化之結
硬硬已而能動人以爲癥結而生瘕也誰知是命門火衰
而不能化物乎夫脾乃濕土非命門之火不生亦非命門
之火不燥倘命門火衰則釜底無薪又何以蒸腐水穀哉
譬如陽和之地有太陽之照則萬物發育處於陰寒幽冷
之地則雪積水堅草木萎蒿安得有萌芽之達耶是土必
得火而後生非明驗乎又譬如淤泥濕田非遇烈日炎氣
未易燥乾是土又必得火而燥也人身脾土何獨不然無



火則脾濕脾濕則脾氣不能運化而所用之飲食停住於
 中而癥瘕生焉濕能生物又加癥瘕之結宜有動變之物
 以成其間然而棄其初動之時而用逐穢攻堅之味未嘗
 不可遽去但因火衰以致壬衰土衰以致生物仍用攻逐
 之法則虧損脾陰熱所不免何若仍補其命門之火以扶
 助其脾土則時工自能消化不必攻逐而癥瘕自開更覺
 漸移默奪之為勝哉放用溫土消瘕湯 白朮二兩 茯苓
 一兩 肉桂二錢 枳實二錢 人參一錢 巴戟天五錢 山查一
 錢 水煎服二劑而魄少減又二劑而魄又減十劑而消化
 於焉有矣此方用巴戟大肉桂以溫補其命門之火火旺

則陰霾白滅人參白米茯苓健脾而又能利濕濕去而土燥溫和寒蟲水怪何所潛形况有枳實山查之類原能攻逐乎此方殆治其源而又有治其標者也

人有胃氣虛弱食不能消偶食堅硬之物存於胃中久而變為有形之物腹中亂動動時痛不可忍得食則解後則漸大雖用飲食而亦痛失人以爲痞塊而成蠶也誰知似蠶而非蠶乎蓋痛之時以手按之宛如蠶身之背而四足之齊動又宛如蠶甲之有足也而予以爲非蠶者何以人腹之不宜生蠶也况蠶動物也物既成蠶豈肯久安於一處其非蠶也明甚旣非蠶而何以形之宛如蠶也蓋胃屬



土土中所生之物大約四足者居多土中所生之物喜靜
 而不喜動故安土重遷形如盤而不移也但既不喜動而
 何以亂動也蓋性雖喜靜而覓食充飲則動靜之物相同
 試看其得食則滅其亂動非素食之驗乎日用飲食以供
 其口腹則身形日大身形既大而所用之飲食又何足以
 供之自然啣皮傷肉安得而不痛哉治之法自當以殺虫
 爲主然殺虫猶攻和也攻和必傷正氣補正以殺虫又何
 疑乎方用攻補兩益湯 梘子 十個 白薇 三錢 雷丸 三錢
 神曲 三錢 檳榔 二錢 史君子 十個 白朮 一兩 人參 一錢 水
 煎服一劑腹必天痛斷不可飲之茶水堅忍半日如痛再



飲二煎藥汁少頃必將虫穢之物盡下而愈不必二劑也
此方神奇之極方中盡是殺虫之味用之於人參白朮之
中且以二味爲君主之藥何也蓋冲鋒破陣之師必得有
聖之君智謀之相籌畫於樽俎之間始能奏凱堅城之外
也倘舍人參白朮不用而徒用殺虫之味亦未必無效然
斬殺過傷自損亦甚非十全之師也

人有氣虛下陷食停住於脾胃之間而成塊者久則其形
漸大悠悠忽忽似痛不痛似動不動人亦以爲痞塊之病
也誰知是陽氣不升之故乎夫脾胃之氣日動而宜升不
可一朝下陷者也倘饑飽勞役以傷其形房幃秘戲以傷

其骨又加之厚味醇醪不節其口腹則脾胃之氣又何能
 升哉脾胃之氣降則陽閉於陰之中陽既閉於陰中則陰
 自離於陽內陰陽兩不交接而飲食不易消化矣飲食不
 能消化而氣結不伸亦能成形但其形外大而內軟按之
 治空虛之狀塊假像以惑人也治之法不必治塊而惟升
 提其陽氣則脾胃無下陷之虛而氣塊不消而自化矣方
 用補中益氣湯 人參一錢 黃芪一兩 當歸三錢 陳皮一
 錢 甘草一錢 白朮一兩 柴胡一錢 升麻四分 半夏一錢 水
 煎服補中益氣湯乃提陽氣之聖藥也此病原是氣虛故
 用黃芪補氣為君用白朮一兩者以塊結於腹取其利腰



膈以通之氣參歸助芪朮以健脾胃之土土氣既旺
用升柴提之則氣猶易升癥瘕之塊未必無痰涎之相纏
又加牛夏入於陳皮甘草之中則消痰而又不耗氣同群
共濟以發揚陽氣之升卽有邪結無不散矣况原氣塊
而非食塊而不立時消化者哉多亦不過數劑便可奏功
也

人有正值飲食之時忽遇可驚之事遂至停滯不化久而
成爲癥瘕者醫有作痞塊治之而不效丹補藥治之而亦
不效蓋驚氣之未收也人少陽胆氣主發生者也一遇驚
則其氣鬱結而不伸胆與肝爲表裏胆病而肝亦病同病

相憐必加怒於脾胃之十脾胃畏木氣之旺雖消化糟粕
 惟恐木奪其權遂延畏縮而不敢轉輸於是木土之氣積
 停於腸胃之間遂成癥瘕而不可解也治之法必須開胃
 氣之鬱為先而佐之平肝之劑則脾胃不畏肝胆之剋自
 能分消夫水穀亦何至癥瘕之不散哉方用逍遙散治之
 白木二錢白芍五錢當歸三錢柴胡二錢陳皮一錢牛
 夏一錢鱉甲三錢甘草五分茯苓三錢水煎服一劑輕
 劑又輕十劑全愈逍遙乃解鬱之神藥也專入肝胆二經
 二經之鬱開則脾胃之癥瘕不攻而自破矣何必專尚以
 補之藥紛紛之多事哉



人有偶食難化之物又聞驚駭之事則氣結不散而食亦難消因而痰婁而成瘕人以爲痞也誰知是驚氣之閉結乎夫驚則氣下疑有食必隨氣而下矣胡爲因驚而反多留滯耶不知氣乃無形而食乃有形也無形之氣能驚而下降有形之物隨驚而上升且驚則氣下者氣下於肝中而非氣下於脾中也氣既下於脾中則肝之氣不散肝氣不散必下尅於脾上無物相間尙晉物而不化况原有難化之物於未驚之前而先受之又安得卽化乎此瘕瘕之所以長存於腹中耳治之法必去其驚駭之氣而太培其脾胃之士則瘕瘕不必攻而自散也方用培土化瘕湯

白朮一兩 柴胡一錢 茯苓三錢 山藥四錢 神曲二錢 山楂

一錢 枳椇五分 兩頭尖三錢 厚朴一錢 驚甲一錢 五分

微一錢 何首烏生用二錢 白芍五錢 白芥子一錢 水煎服

十劑而癥瘕消其大半再服十劑則全消也此方用白朮

以培土何以又用白芍以平肝也蓋脾弱由於肝旺之

制也用白芍以平肝膽正所以培脾胃之土也肝既不旺

夫脾胃之土則土氣升騰無物不化况益之消瘕破癥之

味何塊之不除哉又何必用安驚釋駭之品乎且方中柴

胡一味已抒肝胆之氣胆氣揚而肝氣快總有驚駭不知

消歸何處寧患癥瘕之固結哉

人有飽食卽睡於風露之間睡來覺腹中飽悶不得後遂
成痞人以爲食未消而成痞也誰知是風露之邪糞腐於
胃中乎夫風邪陽邪也露邪陰邪也二邪合而不散
之氣最難化物故往往停積於腹中而不散也治之法
其陰陽使陽邪入於陰之中而陰邪出於陽之外則陰
正氣兩不相損而後入陰出陽痰氣開而邪易遁也雖然
陽邪易散蓋陽邪不過居於胃之中而陰邪每每越出於
胃之外凡藥皆歸於胃邪在胃何難散邪不在胃何能則
散即雖然邪雖有陰陽之分而祛邪何論陰陽哉補其陰
陽之正氣則邪不祛而自祛矣方用兩祛也 白朮一兩



人參一錢 何首烏生用三錢 驚甲末三錢 地粟紛三錢 神

山二錢 茯苓三錢 當歸三錢 半夏一錢 貝母一錢 木前明

二劑輕四劑又輕十劑而痞塊全消矣此方脾腎兩海

法也晚腎俱屬陰奈何置陽而不問乎不知陽邪因

分已全乎為陰矣全乎為陰是忘其為陽也故治陰

治陽矣然方中雖是治陰未嘗非治陽之藥所以能入乎

陰之中而又能出乎陰之外而陰邪陽邪兩有以消之也

人有食蔬菜之類胸膈有碍遂疑有虫因而作痞人以爲

虫子之作祟也誰知是心疑而物不化乎夫脾胃主化物

者也毋論蔬菜入胃俱化即虫子之類到胃入脾又復有



製川烏二錢

製草烏二錢

淡竹葉二錢

當歸身一錢

良姜

三錢

南薄荷二錢

甘草二錢

陳皮二錢

甘酒斤

水

紅糖

一斤四兩

而醋一斤四兩



辨證奇聞卷七終

採蘇一子四兩

南藜荷二錢廿

三錢

遠山魚二錢

藥草魚二錢



不化者乎至即消化何能成瘥蓋是心害之也夫脾胃之
所以能化物者全藉乎先後天之火氣也後天火氣在心
包先天火氣在命門心包之火生胃命門之火生脾脾胃
有二經之火氣而後能化糟粕而出精微土得火而化也
食蔬菜而動疑則心動矣心大無爲心動則有爲矣心包
代心而出治者也心包主動而不主靜官有爲而不宜無
爲者也今心動而心包反不敢動矣心既有爲而心包反
不敢有爲矣宜動而不動宜有爲而不爲則心包不代心
君出治則火氣不入於胃中胃不能化物而脾遂不爲胃
而運行而飲食之物又安得而化哉自然停住於腹而成

痞矣若不解其疑而止健脾消痞則癥瘕宗易瘍陰哉方

用釋疑湯 人參二錢 巴戟天五錢 茯苓三錢 白朮五錢

白微二錢 甘草一錢 史君子三枚 砂仁三錢 肉桂一錢

木香二分 薑蒲五分 水煎服二劑輕四劑更輕十劑全用

矣此方全去溫補心包之氣心包之氣旺則心包之人自

必升騰而不肯靜矣心包火動寧肯自安於無為不代心

君以宣化哉心包火氣宣於胃中而命門之水翕然相從

不啻如夫婦之同心內外合方齊心攻擊雖有癥瘕不立

時消化吾不信也

八仙藥酒方

